

笔梨园

清·潇湘迷津渡者编辑 镜湖惜花痴士阅评

说明

《笔梨园》系清潇湘迷津渡者编辑，镜湖惜花痴士阅评，属世情小说。

本书卷端题“新小说笔梨园第二本媚婵娟”，残存六回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。小说叙述江南徽州府的江干城，经商落魄当佣工，偶嫖看楼妓女媚娟。媚娟不嫌江干城贫穷，慷慨侠义，历经坎坷，后做了夫妇，共享荣华富贵。

第一回 假风流幸逅真风流

总辞：花阶春色满红楼，引得游人带月迷。挥金不惜敝貂裘。恨悠悠，铜雀烟云起暮愁。右调《忆王孙》

濡毫和墨笔生莲，谱出新奇胜管弦。

多少风流说不尽，挑灯且说媚婵娟。

世间惟有青楼座上，不知磨炼了多少薄命红颜，生为万人妻，死作无夫鬼。红粉丛中，不知断送了多少才人侠客，马死黄金尽，如同陌路人。那女子入于火坑，谅都是遭难遭贫，受逼受勒，到此田地，是无可奈何的局面。可叹那堂堂男子，恋在迷魂阵中，竟至破家丧命，也还不悔，这却为何？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。

如今有一个落泊佣工的嫖客，遇着一个深情侠气的妓女，后来做了夫妇，共享荣华，也是一段奇闻。

传说江南徽州府有一人，姓江，双名武韬，表字干城，是明朝嘉靖时人。因祖父曾在浙江衢州府经商，就流寓在衢州。生得身長体胖，面大耳肥，膂力过人，性情豪旷。因衢州人物山川，大概朴实，故此把一腔的风流倜傥，关锁在胸中。十八九岁上，父母双亡，娶得在城宋之臣女儿为妻。不上一年，又已亡故。因妻姿容美丽，性情贤淑，死了不胜悲痛。有人劝他续弦，他道：“必得与前妻并美的女子，方才娶他。”只是凄凄凉凉。出门还有欢喜的时节，一

进房中，便觉涕泪俱来。

一日，忽闻官报倭夷汪五峰由海道入寇，宁波、定海等处俱遭涂炭，即与老仆江升计议道：“在家撮空混过，只在愁中度日，况今倭夷流入，恐有不测。不如收拾些本银，出外做些生意，一则图利，一则消愁，一则避乱，岂不是好？”江升道：“扬州地方，老主人当初贩盐之所，我老仆颇识熟。何不依旧到扬州，做些贩盐生意？”干城道：“此说甚好。”

次日，带了江升，去见岳父宋之臣计议。宋之臣道：“我原来贤婿打点出外生理。白日休闲过，青春不再来。况且家有千贯，不如日进分文，应该如此。”随即让妻杀鸡为黍，与婿酌酌。酒间说起，“有一妹夫俞月湖，与妹子住杭州北关，开一面铺。贤婿过往时，可去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儿。”干城道：“晓得了。”当晚别归。

次早起来，检盘银子，共有四百余银。又同江升各路讨些旧账，凑有五百两。寻日起行，将家宅托与宋岳父带看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扬州，赁房住下。

那扬州是东南佳丽，俗尚繁华，人多飘逸，不似衢州朴实。住了两日，把向来关锁的风情，堆积的豪气，自然开放出来。便邀结了几个朋友，也有在棋酒行中看□的，也有在花柳丛中走动的，也有豪侠的，也有奸滑的。尽日三朋四友，在二十四桥、泛曲池、琼花台、文选楼、平山堂，迷楼山阁等处，行游踏玩。上茶坊，登酒肆，不是下棋，就是唱曲。有两个牵头引到妓家，闯了几次寡门，相处了两个妓女，骚骚的度了一年。

不料此时有一落草的好汉，构合倭夷，统兵数十万，横行海中。此汉姓徐名海，号明山和尚，越州人氏，为人豁达大度，勇敌万夫，气陵卿相，等富贵若毫毛，视钱财如草芥。喜观韬略，爱弄干戈，最好结交穷汉。他常对知心朋友说道：“天生吾才必有用处。倘然吾才无命亦无用略之处，亦当自我造命，立奇海外，攻城拔地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遗臭万年，也说不得了。世间有三□□□，都是英雄。□不了的退步，一条路是终南，一条路是□□，一条路是绿林，此等之士，命遇坎坷，功名淹蹇，□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终南一路。中材之士，利名不逐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三世因之说，作来生计，入了西方，□□□□□勇蒙侠之英雄，进无毛薛之交，退乏□□之□，薄□□□□□□因□为泡影，忿世戾俗，走了绿林一路。□□□一路，□□□男

子所能为，我等岂肯老死林下？”这徐海恃才立志，业已如此。岂料倭夷入来，与之合党。这也是东南万民逢劫，天生此人，以消劫帐。

那徐海统了精兵十万，舳舻千里，沿海剽劫。所到之处，屠戮一空，子女玉帛，罄掳而去。凡闽、广、吴、越、青、徐等处，纵横出没。各路兵马奔驰道途，无非掳掠。

干城把图利之心置之高阁，日日与棋翁酒友逍遥度日，又混过了数年。不料倭兵由海入江，逼近瓜扬。瓜扬万姓，纷纷逃窜。干城也忙忙收拾行囊，避居深山僻静之中。有一篇咏逃亡的古风，甚是凄惨：

一声烽惊报斜阳，万户生灵乞命忙。
灯火千行连日永，哀声集叠引途长。
母抱子兮夫携妇，更怜秀女拖莲步。
官桥驰马似蝼蚁，野渡飞舟如鸥鹭。
行行知在何方歇，路是家乡林是穴。
逢人带喘问前途，前途又有官兵截。
绿堤杨柳线柔柔，烟波江畔水悠悠。
今将并此逃亡怨，恨斗青青泪赛流。

一日，干城闻知外边倭兵远退，扬州城中，依旧人民聚集，百度维新，踏进城来。一路看时，但见楼台殿宇，柳巷花街，不似前番佳丽了，不胜感叹。即去拜访旧友人家，俱不相遇，依旧归山。

不多时，徐海被浙江镇抚招安剿灭，各路粗安。江升道：“主人出来耽延已久，坐吃山空，也须做些生意了。”干城随即检点本银，只留得二百两少些了。次日迁移入城住下，一心贩盐生理。因江升盐行经纪甚是惯熟，张张有利。做得两年，依旧有了五百余银。

一日，正值暮春天气，但见桃红柳绿，日暖风和。干城情思无聊，春心荡漾，穿了华服，带了银包，意欲往妓家一耍。走到柳巷边，恰好遇着一人，是昔年相与的故友，姓冯，号人便。干城向前作揖道：“久违久违。自从避乱以来，不能相顾。向曾造宅拜访，不料仁兄故居已换一主人矣。未知尊嫂令郎，俱可无恙否？”冯人便长叹一声道：“不要说起！先荆与小儿辈，路遇倭兵

，俱已受劫。小弟也几乎遭戮，因跳入粪窖中避过了。不料后来又生一场大病，几死而活。”干城道：“故人患难重生，难得相遇。待小弟沽饮三杯，以叙契阔。”即邀冯人便到酒肆坐下。

饮酒之间，冯人便说起：“如今的妓女，多半是豪家闺秀，被兵家掳来卖此，陷入火坑，不比当初脂粉搽成的。还有骡子巷，有一新来妓女，名唤媚媚，姿容美丽异常，琴棋书画，吹弹歌唱，无一不妙，如今还未有人大赏。此人将来是名震江南的。”干城道：“小弟今日见此奈何天，情怀难遣，正要往平康一耍。仁兄这双俊眼，赏鉴甚多，媚媚决是妙的。少刻即劳同往。”冯人便道：“迟了恐媚媚有客，何不即此就行？”二人会钞出门，一同踱到媚媚家来。

进内叙礼坐下，干城抬头一看，见媚媚体态容颜，略略与前妻相似，而一种丰姿艳丽，又十倍于前妻，不觉神魂飞越，巴不能并做一身，开口说道：“渴慕贤卿名淑，特此竭诚拜访，果然名下无虚。”媚媚道：“妾本陋质，蒙郎君枉顾，过蒙褒奖。”干城就立起身来，撒出一片假风流，携了媚媚之手，四顾观玩。见上边挂一幅美人品箫图，干城笑一笑，将扇一指道：“此子欲引凤凰，余将飞入媚娘帷幕矣。”媚媚也笑一笑道：“果然。”又携手看左边两幅画，是春夏二景。干城玩了一回，说道：“见此二图，殊觉炎气融融。”又携手看右边两幅画，是秋冬二景。干城也玩了一回，说道：“见此二图，殊觉凉风飒飒。”又转身移步到阶前，倚了栏杆说道：“桃花与杨柳相偎，可喜他一枝儿红，一枝儿绿；荼蘼与芍药相傍，可爱他香也有之，色也有之。”媚媚笑道：“画图草木，虽觉有情，但一经郎君品题点缀，便成佳物矣。”

只见茶果已铺排桌上，干城转身来，放了媚媚之手，各各坐下。桂妈斟茶，媚媚即将瓜子剥了一撮，送过干城。干城也将瓜子剥了一撮，送过媚媚。桂妈问干城乡贯姓名。干城未及开言，冯人便俱已代答，假殷勤了一通。正是：

腰有黄金随我身，天涯到处有姻亲。
无情也做多情帆，一面春风笑倚人。

看官们，要晓得江干城向来这些俊俏的口角、风骚的态度，俱是没有的，况且读书不深，那晓品题人物？只因避乱山居时，买了几部小说，不时观看

，故此聪明开豁。见品箫图，暗把凤凰比看自己；见春夏秋冬四景，暗指着世态炎凉；见桃柳荼蘼，把色香红绿，暗比自己与媚娟。点缀绝佳，竟似一个才人口角。媚娟也不觉情投意洽，十分相敬。

话休絮烦。且说用茶之际，正当笑语之时，忽然听见桌子下地板上“仆”的大响一声，众人一齐惊看。不知是恁的东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评：一本佳戏，此回仍纲领也。看他埋伏全场，步步振纲挈领，而妓家之风情态度已见一斑。此立势之文也。

第二回 善扫兴又遭恶扫兴

红楼易登，雅人堪恋。王孙芳草春风面。五陵裘马入平康，万两黄金埋肉壑。金尽花憎，囊空柳厌。豪华才子遭轻贱。依依新结并头鸳，凄凄旧日穿帘燕。右调《踏沙行》

说那地板上响的一声，原来是江干城的肚兜线脚断裂，内中一封银子掉将下来，故此一响。冯人便忙去拾起，打开看时，是六锭雪白纹银，惊道：“幸喜掉下此处，倘若街坊行走时掉下了怎好。”桂妈满面春风接口道：“看来此银，大数该是小女的。”干城笑道：“原是要送与令爱的。想是肚兜坏了，故此掉下，即请收了便是。”桂妈欢容笑口，接了银子，即进内拿出一个绣花肚兜来，说道：“此是小女绣与我用的，如今转送江爷。”干城接来看时，绣得佳妙，做得细巧，赞叹作谢了两声，就换下了腰边的旧肚兜。

桂妈忙叫鸨儿备酒。干城即携媚娘之手，登楼入房。冯人便也随着。只见房中有胡琴，有琵琶，有笙箫，有羯鼓，凡取乐之物，无不周备。更有：

金鼎名香熏翠被，妆台青镜理云鬟。

二人并肩对镜，媚娟把云鬟扶扶，朱唇点点。干城笑道：“镜中又有一媚姐，我将呼而出之。”媚娟笑道：“镜中人今夜月明时，少不得到郎君枕上，何必相呼？”冯人便把手一拍道：“好趣话儿。”不多时，楼下酒已整备，鸨儿来请。三人下楼叙坐，呼卢行令，饮了一番。

鸨儿去取了凤箫、胡琴来。媚娟接过胡琴，轻舒纤指，弹出一套《月儿高》：

流落烟花院，栖迟奈何天。背影偷弹泪，逢人强取怜。恁的情怀，有甚风流妍？无聊漫把、漫把丝弦绾。那更怨声凄断，寂寞转添。天强移步，向花前，倩花来排遣。谁是潇湘一段缘？

这首词儿，是媚娟自伤薄命，遭此离乱，陷入烟花的话儿。干城与人便虽然不晓，也胡乱称叹了一番。

媚娟又取过凤箫，吹了又歌，歌了又唱。有了酒，桃腮愈艳，声调越清，引得江干城欲情如火，将朦胧醉眼注着媚娟，半时不转睛。冯人便明白，抽身告别。干城忙忙一送，即转身来，携了媚娟登楼，开了房门，急急抱了媚娟就枕。解去罗衣，但见酥胸白润如脂，金莲窄狭如线，真可爱杀，脓情难禁，不一时，云收雨畅矣。

二人起床，天色已暝。鸩儿高烧红烛，又送晚酒入来。两人床前对坐。饮未三杯，干城问道：“姐姐今年贵庚了？”媚娟答道：“十九岁了。”干城又问道：“仙乡何处？有何亲人？系何来历？”媚娟愀然蹙眉，低回想了一刻，答道：“妾今已为墙花，君来无非浪蝶，不过博一场欢娱采取而已。若欲说起根由，妾将青衫泪湿。君无益于妾，妾貽戚于君。倘使我妈知之，道我对客悲伤，必加谴责。幸君开怀饮酒，妾当鼓琴以劝。”干城心中想道：“只为他姿容态度仿佛前妻，故此有心一问。但觉交浅言深，未免唐突了。”但听媚娟鼓胡琴，唱吴歌。唱道：

姐儿窗下绣鸳鸯，薄福郎君，摇船正出子个浜。姐见子个郎，来针拊子手。郎见子个姐，来船也介横。

干城道：“小生船已横矣，姐姐莫非针拊了手么？”两人笑饮一回。饮罢，媚娟添香剪烛，漱口洗脚，做了一番上床的工夫，双双又入了被窝，尤云殢雨。

次朝，直至日上栏杆，方才起床。慢腾腾的梳了洗，理了妆，抹抹骨牌，弹弹丝弦，下下围棋，打打双陆，不是茶来，就是酒到，一连度了五日。

到第六日早间，桂妈走到门边，叫媚娟出去，故意响响的说道：“江爷之

物，今已完成，恐有他客到来不便。今日可辞了他。”媚娟回言道：“晓得，且看。”桂妈道：“不必看，辞他便了。”媚娟点点头，转身来理妆。干城在床上听见，想道：“鸨妈从来无义，但觉此人更恶！我十二两纹银，难道住了五夜，就来逼我出门？只是不舍得娟娘。便再破几十两，这也是说不得的。”也就起来，梳洗完了，对媚娟道：“适才汝妈所言，我已听见。卿之恩爱，何忍遽抛！我去再拿银来，重图欢会。只是一件，今日倘有客来，贤卿可曲辞之，我立刻即至矣。”媚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郎君可速去速来。”干城应了一声，急急抽身出门，忙忙走到寓中。只见寓门锁得牢牢的，十分扫兴，就急急的去问邻人：“可知我家江升到那里去了？”邻人道：“他连日为主人不归，在此啾啾唧唧的挂念。今日想是来寻你了。”干城连连跌脚道：“误事！误事！我有紧要事情，要银子用，那里等得他来？”

邻人见他急躁，往内拿出一把椅来，说道：“江大爷，且坐坐，他想必就来。”干城坐了又立，立了又走，走了又坐，东冲西撞，竟似见鬼的一般。邻人问道：“大爷有何急事？”干城道：“近边可有铜铁匠人会开锁的么？你们肯去叫来，我情愿送二钱银子。”邻人道：“去叫了来，盛价好到了，何苦又破钞呢？”干城自念道：“咳！此时决有客了，怎处？怎处？”邻人道：“大爷，有何客人？在那里？如此慌忙。”干城道：“这锁你们有旧钥匙可以开得么？”邻人道：“这是一把徽州八面须的好锁，没有这样的钥匙。”干城自念道：“小的是不的，只怕老的无情，决要另接了。”邻人问道：“那个无情？大爷莫非与他角口，故此要银用么？”干城道：“你们可看见这老奴才往那一头去了？”有一邻人道：“我看他望南去了。”干城道：“我去寻他。”邻人道：“寻人不如等人好。大爷可耐坐片时，他自然来。”干城道：“不好了，迟了，决决有客了！我去望一望，订一订又来。”急急乱跑去了。

刚刚干城转身，江升已回来了。邻人看见，说道：“你主人方才在此，有恁急事要银子用，好不焦躁。看他言颠语倒，竟似着鬼的一般。我们留他坐了等等，他说道‘我去望一望，订一订又来’，不知有何事故。”江升道：“我主人五夜不回，必然去嫖了小娘，着了魔神，故此又来拿银。”邻人道：“哦，是了，是了。我们方才问他，他口中自言自语道：‘此时决有客了，怎处？’我们又问他有何客人，如此慌张。他口中又说道：‘小的是好的，只怕老的无情，决要另接了。’后来又说来说去，只见叫一声道：‘不好了！决决有客了！’乱跑而去。”邻人大家笑了一笑，各各走散。

且说干城急到媚娟家来，只见门儿紧紧闭着，叩了两下。桂妈出来开门，干城一头望里边闯去。桂妈忙忙将身截住，道：“今日有客了，乞江爷暂宽一夜，明日来罢。”干城听了，就如一桶冰水泼来，十分扫兴，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我方才与令爱订约，原说拿银即来，教他辞客，为何又接了？”桂妈道：“我们子妹人家，见了银子，是要接的。难道现的放去了，倒望赊的？小女也曾再三婉辞，因他是个上京兵部公子，势头大，担当不定，只得招接了。”干城沉吟了一回，无奈，含羞走出。踱了回来，咬牙切齿，恨着江升。

到寓中一见江升，乱跳乱嚷乱骂道：“老狗才！主人不在，你该守寓，竟丢了去顽耍。要尔这误事奴才在此做恁？”江升分辩道：“小人因主人连夜不归，心中挂念，特地来寻。有何误事，着何紧要，破口骂小人？主人若要银用，只须拿去用，不管小人事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取出箱来，捧将过去。干城含了怒气，开了箱儿，把十两一封的取了五封，又取碎银一小封，放入腰间，竟自出门而去。

江升想道：“主人今日破面骂我，我便飘然去了，这也不难。只是他入了迷魂阵中，这四五百银子，一勺水，有几次徜徉，少不得到郑元和地位。我系三代老仆，岂忍见主人落泊飘流！毕竟候他意气和平时，苦死阻劝一番。倘主人执性不改，然后飘然辞去，他无怨，我无悔了。”按下不题。

且说干城拿了银子，行了数百步，恰好遇见冯人便，作揖道：“数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哩。”人便问道：“江兄可在媚娟处出来么？”干城道：“噯！说起真个心疼。”人便道：“为何？”干城把老奴误事，媚娟有客，如今有银之事说了一遍。人便道：“江兄既然有银，小弟同去交与桂妈。今日自然罢了，明日依旧为入幕之宾，竟图久计，岂不是好？”干城道：“小弟正是此意。”

二人踏到门前，叩了两下。里面桂妈出来，问知是冯相公，开门，看见干城同在，说道：“今日偏背江爷哩。不知冯相公有何话说？”人便道：“江爷要与你女图个长久欢娱，先有白银五十两在身。”未曾说完，桂妈便笑堆满面道：“此处不便说话，公子相公正在小女房中。请进里面坐谈。”引了到自己卧房中坐下，摆出许多茶果，恕杀许多罪过，又笑说道：“江爷今晚不要去别恋新人，忘却了小女。”人便道：“看他性命俱在你女儿身上，这也不必多虑。”江干城只为面前不见了媚娟，不比昨日能笑能言，竟似呆木一般了。正是

:

分明人在小楼中，咫尺犹如隔九穹。
杨柳依依不改绿，桃花又向别人红。

江干城入了迷魔，看得五十两银子就如石块一般，软软的取出来，送与桂妈了。当日，人便见干城无聊无赖，又引到一妓家过夜。只因心在媚娟，虽然一般做事，只是点名画卯而已。

次日午前，到媚娟家来，又回说公子花园有酒，要接去侑觞，还有四五日哩。干城心中烦恼，邀了人便，踱到自己寓中，意欲谈谈心事，消遣消遣。叫江升：“拿拜匣来，我要银用。”江升吃惊道：“大爷昨日拿去的五十两银子呢？”干城道：“是我的银子，是我用去了，难道要你管我不成？”江升只得送过拜匣。干城取出碎银，称了三钱，叫买鱼肉酒菜之类。江升接了银子，只得去买办，见主人将银乱泼，口中叫苦叫屈，眼中不觉垂泪。

干城没有心机，竟引了人便，直到自己卧房坐下，大开拜匣，将银子一封一封取与人便看看，说道：“此物乃弟与娟娘天长地久之物也。”然后收拾锁好，放在床头。俗语说得好：“财不露白。”黑乌目朱见了白银子，除是正人君子才不动心。只道人便是个好人，那知他肚中已做成一篇银子文章了。正是

:

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
生平假忠义，见利也偏心。

且看冯人便做这些银子的文章，如何入手，如何立局，如何结构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评：媚之凄惋处愈见风情。中末拟鸨家之恶态，写干城之风痴，无不曲肖。媚令人怜，鸨令人叹，江令人笑，此（后缺）。

第三回 好朋友盗金娶美妇

曲水千回澜百绕，竞壁奇峰兀罨。莫过人心机狡，对面情难晓。虽有丹青绝样巧，画出蜃楼海岛。难尽胸中杳缈，做出忠奸了了。右调《忆故人》

且说江升买办烹调停当。江干城与冯人便宾主谈心，江升斟酒。毕竟说到妓女身上，干城道：“昨嫖之妓，未为不佳，总不如媚娟之妙。弟思怎得开交？不如将匣中之物，赎了媚娟之身何如？”人便道：“银子是死的，媚娟是活的，他怎肯换与江兄？除非一千，方才动得他心。”江升听说，忍耐不住，只得放了酒壶，跪下磕了一头，说道：“小人有一苦言禀劝大爷。当初老主人曾与小人生理，一文也不舍轻用，穿着粗疏，吃用淡薄，故此做得这几分家业。今大爷竟把祖父苦挣之银，撒如石块。即如目今在此做盐生理，受尽了许多苦楚，难道便已忘怀？况且先大娘已过，大爷无妻无子，做家之事，毫无把柄，如何全不思量？岂不晓从古无情之物，莫如小娘，日日迎新送旧，有银即是亲夫。直弄到破家荡产，也还填不满他的沟壑。昨日小人来寻大爷，寻到一妓家，只见有一嫖客，面如黑鬼，须是铜丝，麻点犹如鹿皮儿的斑斑，鼻头就似鹰嘴儿的曲曲。那一位花枝般的妓女，与他捧须亲嘴，岂不羞惭！他原与银子捧须亲嘴，那管他贵贱香臭。如今大爷只管念恋媚娘，那媚娘若接了黑鬼铜须的银子，只怕也不纪念大爷了！”干城听到此处，怒气激泼，将手中酒杯劈面掷去，江升让过，撒在地下，大骂道：“你这奴才，反敢大胆来教训我？点缀我？”江升应口道：“小人只怕主人日后没下稍，与郑元和一般，故此苦劝，是好话儿。”干城道：“哦！你这奴才，还要骂我么？”竟拿起一条门闩，劈竹乱打，打得手酸方才住着。

冯人便一面拖劝，一面有心将桌上锁门的徽锁连匙窃在手中，说道：“江兄且息怒，小弟大便急，去解了即来。”急急抽身出街，走到前边铜锁店中，付他三分银子，说道：“你替我依这锁样，配一锁匙。这锁就要拿去锁门，你可看得明白，速速一配，明日来拿。”那铜店将锁门、锁须、锁匙细细一看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将这锁拿去了罢。”

人便拿了锁，回身到干城寓中。只见干城还骂个不了，人便劝道：“盛价粗人，不会讲话，语言唐突了。不必认真气恼，出外舒散一回罢。”悄悄将锁儿仍放在桌上，竟邀了干城出门。干城复身转去，取了一把碎银，二人又往妓家去了。

且说江升被打，哭了半晌，呆呆坐了。思量主人如此行径，决没下稍。在此看不过，未免多虑，只有打骂，何苦烟柴与赤眼相对？欲要仍回衢州，衢州左邻不知，必然反来罪我；欲要在此近地，自家做些生意，此后眼见主人流落，心中不忍；欲要盗取主人之银，远去他方生理，只因今日劝他受打，不过为

他败银，如何我反拿他之银？本心不可，天理难容；意欲拱手空身远去，腰无盘费，寸步难行。想了一时，只得出外，锁了寓门，街坊闲走。见街心有一乘大园轿抬来，轿后随着两个管家。江升抬头看时，见内中一个，像似衢州卖小菜的吴一官，上前通问，果然便是，问道：“你因恁到此？前边轿内是何人？”吴一官道：“是现任兵部老爷的公子相公。我今投托了他，故此随他上京。”说起衢州也遭倭兵之难，流离外窜。

二人一面说，一面走。那公子的轿儿，抬到一官宦人家，门上递了帖子，迎进内厅，叙谈去了。吴一官在门前，问起江升近来之事。江升便把主人嫖荡，今日受打，意欲他图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吴一官道：“我们相公起行之时，原要带一个久惯江湖、老成能事的进京，只因一时少有，将就带我两人而来。若江阿哥肯去，我对相公说知，必然收用。你心何如？”江升大悦，道：“吴一哥若肯作荐，一路上程途之事，我俱会得，十分停当。千万替我留心。”吴一官道：“我相公今日花园有酒，此事不及说了。明日午前，你可到骡子巷何媚娟处来讨信。”江升道：“全仗，全仗。”

只见里边送客出来，江升别了回寓。一路心中想道：“我们主人恋的正是媚娟，原来公子也在他家。明日去时，倘遇见主人，如何是处？”又想道：“倘然遇见，只说来寻主人，胡答乱应便了。”

次日挨到午前，竟到骡子巷去，远远望见主人与冯人便摇头摇脑，讲话而来。江升躲过一边，候他过去。只听见冯人便口中道：“明日一定起身去了。”江升躲过主人，寻到媚娟之家，吴一官正在门首，撒手问道：“昨蒙阿哥所言之事，今已如何？”吴一官道：“对相公说过了。相公道：‘既是老成能事，可叫他来见我，收用便是。’你且站站，我先去禀知，然后引你叩见。”吴一官去不多时，出来引了江升进内。只见相公正与媚娟下棋，江升叩头立起，站在一旁，偷眼看媚娟时，果然好朵花枝，想道：“怪不得我们主人迷恋！”

公子下完了这一盘棋，数时，是公子输了三着。公子回首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江升道：“小人叫做江升。”公子道：“我家姓王，改作王升罢。我明日起程进京，你须在此俟候同行。”江升道：“谢相公。”就替公子打扇送茶，添香斟酒，服侍了半天。晚间到自己寓中，收拾铺陈衣服，不觉泪下腮来，想道：“主人，主人！非我负你而去，若然在此，你我俱无结果。我今随

公子进京，倘有好处，还来报答主人也。”锁了寓门，竟到公子寓中过夜。

次日，公子果然起程。江升恐怕主人撞见，一早禀过公子，先到城外寻船俟候。正是：

人生聚散似浮萍，今日维扬后帝京。
主仆一朝离与合，王升原是旧江升。

公子傍午起行，干城与人便早已在外候着。公子出门，二人随即进门。干城见了媚娟，就如拾了一件无价之宝，喜之无极。媚娟伏侍了公子三四日，小心矜持，就如陪阎罗的一般，十分不耐烦，如今见了干城，就如见了亲亲的丈夫，欢容笑口，潇洒唱弹。干城捏手捏脚，就携媚娟上楼，抱抱亲亲道：“小生这几日之间，独舍姐姐，魂灵欲出，几乎断送杀也。”媚娟笑道：“妾亦犹是。”二人遂相抱上床。

冯人便与桂妈说此闲话，见二人上楼，久不下来，想必是赴阳台了，心中有事，一别而行。忙忙走到锁店中取了钥匙，远远望一望干城的寓门，是锁的，又东西顾探，不见江升，便大模大样，摇摇摆摆，走到干城寓门边，堂堂然将匙儿开了寓门，一头进内，寻出拜匣来，将锁环扭断了，取出匣中银子，藏些在腰，藏些在袖，又堂堂然，大模大样，仍旧锁了寓门，摇摆而去。此时虽有两个邻人看见，都道是干城央他来的，全不关心。

冯人便窃了银子，竟到城外家中，买些酒肉，烧个招财福纸。晚间，将银计数，乃是三十封，每封俱是十两，当晚计较了一夜。次早起来，竟到瓜州地方，寻了一所精洁宽大的房子，陆续置些雅当的家伙。中堂挂一幅古画，四边俱贴了名人的斗方手卷。讨一对小使，收一个管家，竟做起清客来。

一日，那防边海的官兵调换进京，到瓜州，将徐海帐下的宫娥卖与民间。冯人便得知，就去官兵行伍中踏看。看得一妇人标致异常，骨格有些相像媚娟，官兵要五十两，竟用五十两讨了回来。随即又用二十两买了两个粗花大叶的，做了服侍。竟招接任宦男女客官，朝朝欢乐，夜夜春风，好不受用。只丢得那江干城苦到头了。正是：

不结子花休要采，无义之人切莫交。

交时甜口浑如蜜，搯断头皮斫断腰。

且说干城在媚娟家，恋了半月，见媚娟带来带去是这几朵花枝，穿来穿去是这几件衣服，意欲替他打些奇巧首饰，做些轻薄时衣，走回寓中取银。只见寓门锁着，心中恐怕江升走来，又要阻劝，忙到前面铜锁店中，叫了锁匠来，才典开进内。取拜匣看时，吃上一惊，正如：

一片青天逢霹雳，满腔热火遇冰浇。

看那锁儿竟已扭断，内边三百银子竟没有了。开口摇头，跌脚叹气，呆了一时，骂道：“此必是江升万刚的奴才盗了去了！”一头出外，询问邻人。邻人道：“却像有十余日不见盛价走动了。”干城道：“是他了，不消说了。”忙忙进内，将柜开锁看时，内中一百银子幸喜还在。又进里间去看江升的铺盖，俱已没了。想道：“是他无疑。”意欲告官缉获，谅来必然远去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将自己床帐被卧什物，收拾做了一担，雇一邻家小使挑了，拿了这一百银子，依旧锁了寓门，到媚娟家来。将江升盗银逃走之事，对桂妈与媚娟说了一遍。桂妈听了，只当盗他的一般，叹气不绝。干城就把手中百两付与媚娟，这一担儿，叫鸩儿挑入房中。

可笑江干城痴迷了心，竟思量在桂妈身边过世的一般。却被桂妈估度，是这一勺水儿了。但不知后来怎样开交结局，且看下回分晓。

评：天下事尽有凑巧的冤情。如三百银子，江升倘若不去，干城必然告官，官司必然加法，冤屈何伸？江升如今随了公子而去，冤屈更何伸？可见世间为官的，凡事须详慎；为人的，凡事须真诚，到底自有分晓。

第四回 侠窃窈私蓄赠佣人

忆昔寻欢列画屏，花前酒后好风情。春残缘尽，飘泊一浮萍。难得嫦娥偏有意，虚堂又见月痕生。冰心偏热，两次赠卿卿。右调《相思引》

江干城将一百两银子和盘托出，早被桂妈估绝了。又与媚娟欢恋了数月，桂妈便冷言冷语，将媚娟似骂非骂，说道：“我们子妹人家，须要迎新送旧，方糊得一家口活。谁似我家蠢妇，只恋了一个，叫我们俱饿死不成？”说了两次，干城虽然听见，只作不知，勉强住着。媚娟见桂妈骂不过，只得开口道：“妾与郎君，非不欲天长地久，奈我妈变卦，谅难久留。郎君可裁一长便之

策。”干城含泪道：“向非恶仆盗银而去，此三百金，或可图谋赎身之计。今既盗去了，前日些须之物，又已罄在娘子之身。如今飘泊无依，为之奈何？”媚娟心中不忍，凭他又住了两日。

初时门是闭的，后来竟大开了门，招接了有势之客，立逼媚娟趋迎。媚娟道：“客已在庭，妾往趋迎，郎君将置身何地？”干城道：“这气难受！为今之计，只好挥泪永诀而已！”说了，泪如雨下。媚娟也不觉垂泪道：“乞郎君再图后会可也。”干城只得垂头低眼，将扇子遮面，趋过中堂出门，抱恨走到寓中，恰又遇房主人来逼讨房金。干城此时腰无分文，心中一想，假妆大模大样说道：“我银子俱在妓家，一时不带。寓房我今退还，这些桌椅碗锅之类，我已用他不着，主人可收用了罢。”将手一拱，竟自走出了门，望南而行。心中戚戚，口内啾啾，一路上自嗟自叹，自怨自悔，不知不觉，已走到了瓜州地方。肚中饥饿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小江日日弦歌，宵宵欢宴，见那鱼肉都是腌月赞的，如今要一碗饭吃就不能彀了！”望见木场边闹热，就踱到木场边，见许多捐木的人，一瓶酒，一钵肉，一箩饭，在那里吃，想道：“不如入了此行，也强似叫化。”见内中一人，系盐行相熟的，候他吃完了饭，扯过一边，与他商议。那人吃惊道：“江大爷是有体面的财主，岂有此理？莫非取笑？”干城道：“是真的，我只为嫖了小娘，浪去了二三百，又被恶仆江升盗去了三百两，弄得精光，叫化不得了。”

那人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江兄果肯捐木，这个容易。你可吃饭不曾？”干城摇摇头。那人道：“可就在此吃些便饭，同我们捐木便是。”干城就脱去了寡纱衣，除去了时兴帽，竟入此一行中。

后来干城有时看见冯人便，见他华丽阔绰，自己羞惭，不敢抬头。冯人便也不时看见干城，只为这三百银子，贼胆心虚，不敢扳说。光阴迅速，不觉捐了一年的木头。你道好不苦呵！

一双脚，不论冰霜常是赤；
两个肩，那拘日月不曾停。
截腰衫子，破绽又破绽；
短脚裤儿，补钉又补钉。
举人进士的棋杆，时时有分；
高堂广厦的梁栋，日日相亲。

正是：

昔日欢娱嫌夜短，今朝苦楚恨天长。

且说瓜州有一木客，要接一位表子，因本地没有好的，对主人商议。主人道：“我有一敝朋，惯在此行，必须去问他便知。”竟到冯人便家中来问。人便道：“扬州骡子巷有一媚娟，姿容美丽，人物风流，兼会吹弹歌唱，好个人品。”主人即回身与木客说知，随即打发管家们去接媚娟。当日有客，次日接了而来。

冯人便得知媚娟接到，穿了阔服，走去望望。媚娟道：“冯相公，为何久不到妾家枉顾枉顾？”人便道：“为俗事羁绊，久失亲依。”媚娟道：“江郎自从上年相别，不知音耗，未卜近日在那处存身。冯相公可曾相会么？”人便道：“此人只为姐姐，如今落魄之极。虽然有时看见，只因他自己羞惭，远远避去了，故此不能相叙。”媚娟道：“为何？”人便道：“如今在木场上捐了一年木了。”媚娟叹道：“咳！这也可怜！”又沉吟了一刻，道：“千乞冯相公，可邀他来见我一面，我有话要与他说。”人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着小价去通知他。”

人便别归，即叫管家吩咐：“到木场上去，寻那捐木的江干城，寻着时，说扬州媚娟在木客寓中，要见一面。可引他同去。”冯管家应了去寻，果然寻着，引去见媚娟。

媚娟见干城面皮红黑，手足粗蛮，穿一身破落衣裳，十分怜悯，说道：“江郎为何再不到我家来一会？”干城道：“昔年有银之时，多住了一日，桂妈便有许多激聒，如今如此叫化形景，若走来时，莫说讨贱口，也要笑杀了人。”媚娟道：“这也是。但是你如今这般苦楚，无非为我。你可也恨着我么？”干城笑一笑道：“我小江能得与娘子这样风流标致的人品欢娱了半载，死也甘心。恨只恨江升盗我三百银子而去，日夜切齿。”媚娟道：“往事休言了。你明日可措办些衣服，到我家来一会，我另有话说。”说完，手中将五两银子，密付与干城袖中。干城接了银子，恭身谢谢而别。

过了两日，打听得媚娟回扬，随即也到扬州。去典铺中买了两件半新不旧

的时服，穿着停当，依旧妆些浪子的态儿，摇摆到媚娟家来。那桂妈鸨儿看见是旧时的江姐夫，毕竟良心发现，也觉欢喜。可幸此时还未有客，媚娟就接住了江郎，待茶待酒，是不消说得了。

当夜，干城是苦中作乐，虽云雨之间，也觉老成，不比当年狂荡了。睡了一夜，听见鸡鸣，便轻轻叫醒了媚娟，问道：“蒙姐姐教我来此，欢会之外，更有何言？”媚娟道：“江郎为我而贫，若在捐木行中，有何下稍结果！我今赠你五十金，可去做些生意。以后须要老成质实，不可再入烟花。明年此时，不拘趁钱折本，必须要再来会我，不可忘怀。”干城道：“只恐娘子见弃，所以不敢相亲。若依我小生之情，虽会而再会，亦不嫌多，岂至忘怀！但蒙娘子厚赐，当努力苦门争以报之，决不敢有负也。”两人仍复欢娱一场，浓睡一觉，不觉日上栏杆。媚娟将五十两银子悄悄付与江郎。干城小心囊束在腰，辞别娟娘出门。

一路计较生意，心中不定。到课店中起一课儿，还是依旧贩盐好，还是严州买漆好。那先生卜得买漆的课，利微稳当；做盐的课，成败不一，还有凶险。干城听了，一竟到严州买了漆，到杭州来卖。

来来往往，做了一年，有一百五十两在身。此时已将近媚娟订约之期，记念在心，要到扬州相会媚娟。毕竟路由杭州北关写船，干城写了舡，只因客人未齐，还要明早开船，乘闲在大桥头踱踱儿。忽然记起七八年前，在龙游起身，宋岳父说有一妹夫俞月湖，挈了妹子在此大桥边开一面店，教我通个信儿。因前屡次开舡忙促错过了，今日何不去访问访问，也知他一个下落，随即去各面店中问询。旁有一老人道：“俞月湖当初面店大兴，可有千金。如今兵火之后，竟已消散了。他的妻子俞老娘，为两个女儿被倭兵掳去了，儿子又杀去了，哭得眼睛都双瞎哩！你来你来。”随即领了过桥，到一间小小楼房里边，叫一声道：“俞老娘，你们有一令亲在此探你。”那老人竟自去了。

只见里边果然有一个半老的瞎婆儿，摸出来说道：“大爷上姓尊号？是那来的？”干城道：“老娘可是衢州宋之臣老爹的妹子么？”那婆子道：“正是。”干城道：“小亲姓江，号干城，衢州宋老爹是岳父。老娘是姑婆老娘哩。”宋氏道：“原来大爷是内侄夫，是一家的骨肉。难得到此，请坐坐。等我家主公来，慢慢有话。”干城道：“俞姑父何处去了？”宋氏道：“每日挑柴去卖，距晚方回。”干城道：“宅上更有何人？”宋氏道：“咳！说起心疼。

一个小儿，前年被倭兵杀去了。还有两个花枝般的小女，也被倭兵掳去，故此我的眼儿都哭坏哩！”干城道：“咳！原来如此，甚是可惜！令爱如今算来有多少年纪了？”宋氏道：“大女儿掳去时十七岁，今年有廿二岁了；次小女掳去时十五岁，今年有二十岁了。大女名唤福姑，次女名唤禄姑。江大爷在江湖上，可替小亲打探打探。万一有相会之期，也不可不知哩。”干城道：“小亲自然留心。”随即起身告别，竟到缸中。

次早开缸。一路心中想道：“昨日姑婆老娘，目虽瞽，面虽老，骨格之间略似媚娟，媚娟又略似先妻。先妻系宋门所出，莫非媚娟亦宋氏所生？日后相会之时，不免把言语探他一探，便知分晓了。”

不止一日，已到扬州。急急去见媚娟，媚娟接住。此时干城有了银子，又觉舒畅起来，依先同媚娟吹吹、唱唱、弹弹，度过一日。黄昏房中小酌，媚娟低低问道：“郎君生意何如？”干城亦轻轻答道：“多蒙娘子厚惠，生意如心，今有一百五十两在身。目今意欲置买茶叶进京，只因本少难行，故此踌躇。”媚娟道：“须多少本银乃可？”干城道：“须再得一百五十两，凑成三百，便可做了。”媚娟道：“这也易处，妾为图之。”干城拱手道：“蒙娘子如此用心，容图衔环之报。”媚娟道：“妾有万千心事，欲托郎君，奈今尚非其时也。”干城忽然记起宋氏姑婆所托之言，便探一探道：“娘子的根由来历，莫要瞒我，我已略知一二了。”媚娟道：“知我何人？”干城笑道：“娘子今年二十二岁，名唤福姑，是不是？”媚娟吃惊道：“福姑乃是家姊，郎君何以知之？”干城见探着了，大笑一笑，低声道：“令姊是福姑，则娘子是禄姑不消说了。”媚娟道：“谁对郎君说来？”干城道：“已曾见过令堂了。”媚娟又吃惊道：“果然是真的？”干城道：“难道谎你不成？令尊可是俞月湖么？令堂可是宋氏么？”媚娟正容道：“果然是了。可知家父家母近日如何模样？”干城道：“昔日叩见时，令尊暂出未会，令堂因长子见杀，二女被掳，哭得双目俱瞽了。”

媚娟早已眼泪汪汪，说到此处，不觉滂沱如注，呜咽难禁。只见门外鶺鴒添酒进来，忙忙“住了泪，故意抚弄胡琴。鶺鴒去后，媚娟道：“此时恐怕窗外有人，未可谈心，少顷与郎君床上枕边言之。”二人无心饮酒，用些饭，竟吹灭了灯，上床而卧。

媚娟急欲谈心，干城又求欢会。事毕，媚娟问道：“郎君与家母，何人指

引，何地相逢，得以知之亲切？”干城道：“衢州宋之臣，系是我之岳父，依今说来，乃是娘子之母舅也。令堂系先妻之姑娘，先妻乃令堂之侄女。我昔年出门生意之时，岳父曾吩咐，若到北关，可寻至妹家俞月湖处望望，讨个平安信儿。此时若然造宅，与娘子也有一面之识了。奈因开舡急促，不及造宅耳。日前来时，特特寻访，只因遭倭夷兵火之后，移换变更，后生多有不晓。亏一老人家引去，相见令堂。说起，托我江湖上访问两女消息。我思昔年初会之时，便问娘子根由，娘子拒不肯言，不料今已寻着源头了。”媚娟道：“郎君昔年究妾根由，非妾拒而不言，只因此时郎君不过是浪蝶游蜂，言之无益，还恐见笑于君。依今所言，妾与郎君乃表姊之夫，叨在亲亲。况且妾乃遭患难之女，郎君已历过患难之人，竟欲以终身之事，全托君家，幸君家勿以残花败柳，弃而不取。则归宗复本之图，仗郎君为妾主之。”干城道：“我自去年究问娘子根由，便已有心赎身，岂但今日。但归复之谋，于今势有不能，力有不及，必须待我京中卖茶回来，或我自图之，或与令尊共图之。那时，出死力以谢娘子，亦所不辞。”媚娟道：“郎君可早去早回，无辜妾之所望。”说了，即起床来，将平日所积之银，暗中摸来，做了一大包，用帕儿结好，交付与干城道：“此银约有二百两，今已尽付郎君矣。”干城将手一摸，接来放在床头。次日起来，收藏在身，别了出门。

看江干城此番生意，不知趁钱折本，怎生回报媚娟，且看下回演出。

评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有合处，云霞风雨之致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忽而破涕为笑。

第五回 长安街旧仆报旧主日

正长兮风正暖，香浮官阙炉烟。车驰马骤好长安。相逢故旧，说起话缠绵。圣主忧劳臣宵旰，还愁涂炭东南。一封诏下九重天。君恩特重，分重女婵娟。右调《临江仙》

且说江干城得了媚娟之银，竟去各路收买茶叶，凡湘潭松萝，洞山芥片，粗粗细细，各等置些。上了箬包，搭在粮舡上，不两月，已到京畿，投了牙家。可喜来得凑巧，茶客少，买客多。湘潭色浓味厚，北人家喜；松萝味香色清，南人极爱。粗者粗人买，细者细人争，不数日卖完，卖了数合之利，约有七百两。

干城满心欢喜，想道：“值此扰攘之时，正是用人之际，何不去图谋一个武官做做，风骚风骚。一则荣祖宗，二则可以完媚娟之事，岂不是好。”心中又转思道：“京师做事，甚是烦难，倘有差迟，利名两失。不如依旧回去，做些生意，倒也稳实。且到外边顽耍几日，回去了罢。”随即锁了寓门，踱到长安街来。只听见后边长班吆喝之声道：“下来下来，狗囊的下来。”旁人道：“兵部大堂老爷来了，还不回避。”

干城立过一傍，看他轿过。后边有许多管家随着，内中一人，像似江升，又定睛一看，果是江升。挨挤上去，叫一声“江升”。江升回头看时，认是旧主人，忙把手中拜匣交与伙计，竟转身来，跪下磕了一头，说道：“主人为何在此？”通问些寒温，随即邀了主人，到酒肆中接风。

入店，捡一幽雅座头坐下。那店中认得是兵部府中王大叔，只拣好看好酒，摆了一桌。干城上坐，江升立了斟酒。干城就责昔年盗银之事。江升叫屈叫冤，发誓发咒道：“小人只为主人败银，苦口阻劝。难道小人反盗主人之银？这也是天理难容了！”干城道：“这事如今也不究了。我目今反亏娟娘扶持，置买茶叶进京，卖了七百银子。意欲图个武官，你可有门路么？”江升低头一想，道：“这个不难，老爷与公子道着小人老成能事，忠厚小心，十分得意，说一句听一句的。况且主人身材长大，勇力过人，小人引主人去见一见老爷，求老爷持题一本。主人打点三百贄仪，送与老爷；一百贄仪，送与公子，自然妥贴了。”干城欢喜之极。当日不题。

次日，果然依计而行。打点两处贄仪，随江升去叩见了兵部老爷，又叩见了公子，各各送了贄仪。兵部见江干城魁梧，是个将材，又当堂试他勇力，十分欢喜。次日，特题一本，乞皇上擢用将才，以佐太平，以固疆圉事。内中有“浙东倭夷甫靖，须材甚亟”等语。不几日命下，钦差特简擢用补选浙江宁波府总镇。

命下之日，借了袍服，进阙谢恩。随即在京招了二十名家丁，做了各色绣袍战衣，买了两匹高头骏马，又买了二十余副弓箭腰刀，分给家丁。又置一副银盔铁甲。日日拜客，忙了半月。

一日，有扬州府李知府的封君来拜。干城见了名帖，忙忙出外，迎进中堂，分宾主坐下。干城道：“晚生有失亲依，未遑叩谒。蒙老先生光顾，有何见

教？”封君道：“小儿待罪扬州，学生有一急切家信，敢烦老钦台行旌附至。斗胆勿罪。”说完，即立起身来，到管家拜匣中取出赆仪一封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区区不腆，聊做程途一餐，万祈笑纳。”又取请帖一个道：“明午敢迓老镇台少叙，敬聆清诲。谨候光临。”然后送过家书。干城收了家书，将赆仪、请帖再三推辞。封君执意要收，只得收下。又坐了，通问些官途事务，告别不题。

次日，封君果然置酒，请了干城过去。干城早已有心，要借扬州知府风力，完媚娟姻事。叫管家带了红毯，又开一个礼帖，备一封代礼，写道：“谊男江武韬顿首百拜。”打点停当。待酒过数巡，干城说起要拜封君为父。封君惊起，连称不敢。只见管家将红毯早已铺下，干城一头拜倒。封君回礼不迭，便并拜了四拜。干城即将代礼送过，也下了次日的请帖。封君推辞一番，也收下了。重新入席，又叫了几个吹弹歌唱的，进来侑觞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干城整酒，迎了封君过来。相见时，封君虽然不敢称儿，干城自然称父。酒过数巡，干城立起身来，道：“男有一事，特求老父周旋。”封君道：“有何事，可说来。”干城道：“容禀。男昔年在扬州，相与一名妓，名唤媚娟。男见其姿态不凡，颇溺爱之，便有赎身之意。因此时力有不及，只得中止。后来究及根由，乃岳父之甥女，先妻之表妹也。六年前为倭兵所掳，陷入烟花。此女背地悲伤，归宗之心甚切。男进京时，曾与订终身之约矣。此去，所虑鸨妈龟子作祟，不肯赎身。若以势压之，与之争夺，便费曲折了。必须令其贴服而不敢抗衡，方为妥妙。故此敢求老父大人，移翰于令郎长兄，祈长兄风力，为之周旋，则不劳而事成矣。老父与长兄之洪恩，容男儿□□□须报。”封君道：“这事不难，明日送书来便是。”当日也叫了吹弹歌唱的侑觞，尽欢而散。

次后，干城择日起程，封君着人送书过来。起程之日，封君亲来送别。干城带了二十名家丁，一路威威风风的，来到扬州，驻在北门城外。当晚不题。

次早有事，忙到午后，着晚，穿了管家破碎褴褛的衣服，叫家丁们不用相随，自己踱到媚娟家来。进门之时，只见媚娟在那边呜呜咽咽的哭，一见干城，反加高声大哭起来。原来，这一日有一个活丑的嫖客，桂妈要媚娟招接，媚娟不肯，桂妈打他，故此在那里哭。干城不知恁故，进门便去”泪。那桂妈见媚娟高哭，又担了鞭子，出来要打。干城忙忙截住。桂妈见干城身上破碎，便

放肆起来，说道：“不要你来闲管。我女儿当初迎新送旧，极是周旋。是你前番来过一次，到如今只是躲头躲脚，簇新做出闺女儿的体态，须知我们是怎样人家，容得这蠢才妆娇作势的？”干城笑笑，就腰边取出二两银来，说道：“桂妈不必烦恼。令爱不肯接人，依旧接了我罢。”桂妈便嘿嘿无言，拖了鞭子，洋洋的走进去了。

媚娟一面哭，一面偷看干城，又惊又喜。喜的是心上人回来，惊的是见他褴褛，想来必无好处了。干城见桂妈进去，便携了媚娟之手，同上帟房。媚娟忙忙低低的问一声道：“郎君此来，为何如此模样？莫非又败完了？”干城回一声道：“也差不多儿。”媚娟便不再问，只是低首无言，汪汪下泪。

那妓家的规矩，不拘好歹，得了银子，茶茶酒酒是不少的。只见鸨儿来上了灯，送酒进来。媚娟只是惨然不乐，竟不陪酒。干城道：“多蒙娘子昔时订约，料难负盟。我今远别而归，正该欢畅谈心，为何一味愁惨？”媚娟道：“一自郎君别后，日日无心待客，被我妈打骂多少，度日如年！指望郎君归来，必然得见父母，可了终身。谁知郎君全不记苦，竟又狂败而归，教我怎不悲伤！”说罢，涕泪一齐滚下。干城挨至身边，将衣去“媚娟之泪，说道：“娘子莫要悲伤，我小江今日回来，少不得偷也要偷娘子回去了。”媚娟见说得好笑，不觉“口不”的笑一声，道：“如何偷法？”干城道：“我今夜三更，将你驮在身上，轻轻开了门，竟一溜儿跑到杭州便是了。”媚娟道：“果要私逃，被人捉将转来，岂不同同受刑？”干城道：“若是捉到扬州知府面前，他还要请我二人双双上坐。”媚娟就吃惊的问一声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郎君做了官了？”干城道：“官是也未必做，只是讨得个门路在此，故此偷了去也不怕他。”

媚娟见干城并无真实说话，心中鹌鹑突突。又见他只顾吃酒吃肉，把肴物吃得精光，不好去再问，只得罢了。当夜，媚娟虽然勉强交欢，却是偷垂眼泪。

次日，干城与鸨妈讲赎身之事，还了三百两。鸨妈说道：“银子是死货，要他做怎的？我家有了女儿，一家人要靠他过活。宁使江爷不常来光顾光顾罢了。”干城道：“五百何如？”鸨妈道：“这使不得，便是五千也难奉命。”干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只索罢休。”说了，一竟出门而去。鸨妈做嘴道：“好个油脸儿，来扯这们光淡。”媚娟心中也道：“是败完了，故意在我面

前撮空弄舌，我枉结识了他！只是我的魔缘未断，还要在此消受！”苦楚了一番，倒也安心罢了。

评：此回步步生情，行行发趣。有江之戏谑，愈致媚之娇啼；有媚之娇啼，愈致江之戏谑。吾不知作者之心何等灵空。能得神妙乃尔。

第六回 瓜州店福姑遇禄姑

倚门献笑烟花债，幸还完，今朝自在。抛离脂粉营，拜别青楼塞。妹增多少风流态，娇姐姐，顰容堪爱。新夫即妹夫，疑是梦中会。右调《海棠春》

且说江干城欲赎媚娟之身，鸨妈不肯，竟到寓中，写了名帖，取了李太爷封君的家书，带了两个家丁，去拜太爷。又吩咐二十名家丁，各带弓箭腰刀，戎服妆束，到府前俟候。干城到得府前，太爷还未升堂。宾馆坐下，随即着家丁同礼房到私衙门边击梆，将名帖与家书递进。内衙人接去，送上李太爷，拆开看时，无非说些京中切要的事务。只见另有一封，封面上写着：“父再字，付长男手发”。李太爷也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新选浙江宁波总镇江干城，蒙彼云天高谊，拜我为父，汝当以兄事之。彼昔在扬时，与妓女媚娟情密，究其根由，乃江儿之表姨娘也，已曾订鸾凤之约矣。但恐鸨儿作碍，不能如愿，我儿可着意周旋，成其姻好。至嘱至嘱，勿误勿误。

李太爷看完了书，即传梆吩咐，请江爷内衙相见。干城进内，太爷恭迎而入，早已铺下红毯，并肩拜了八拜。分宾主坐下，叙述寒温，通问款曲，是不消说了。

太爷留饭，干城道：“蒙长兄厚情，不宜固却。但小弟久留在此，恐媚娟又受鸨妇之辱。但祈长兄完弟姻事之后，双双叩谢，然后讨扰，未为晚也。”李太爷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敢方命了。但不知长兄如今寓于何处？”干城道：“原寓在北门外，但今日权寓于娟娘之家，在骡子巷姓何的便是。”太爷道：“少刻专拜。弟当力为主持。”干城打恭道：“全仗长兄。”

告别出了衙门，即吩咐家丁随着。自己仍换了破衣，将到媚娟家，叫家丁远远避在一处，“少刻太爷回拜之时，你们如此如此。”自己竟到娟娘家中。

只见娟娘蹙了眉黛，低头坐着。干城挨身同坐，将手抚娟娘之背，笑说道：“夫人为何不悦？”娟娟见他一味风痴，更加气苦，一溜走上楼房，坐在床边，泪流直滚。干城即随了上去，也坐在床边，说道：“夫人不必哀伤，坏了自家身子。我包你十日之内，与你父母相逢。”未曾说完，听见楼下炒将起来，鸨妈、龟子都飞跑进内躲避。只见二十名兵丁，俱是戎装，弓箭腰刀，两边排立。门前的锣声，敲得飞反滔天。

娟娟惊慌道：“下边不知有甚事故，恁般喧嚷？”干城道：“娘子莫慌，待我下楼看看。”娟娟也随后到门口来张。只见干城忙忙脱去了破衣，一个兵丁，两手捧过袍服冠带，又有两个兵丁服侍穿带。只见两名皂隶跪下磕了一头，将太爷名帖送上。干城出外，与李太爷挽手而进，打恭作揖。两边二十名兵丁一齐跪下，候江爷与太爷坐下，方才立起。

内边鸨妈与龟子见势头不好，心中着忙。二人商议道：“女儿是留他不定的了，只好奉承江爷。苦求江爷，今早原许五百，得了五百银子也罢了！”只得齐齐整整，备了许多茶果出去。听见太爷说道：“适才因长兄固辞，未及尽情。今小弟备轿两乘在外，奉迎长兄长嫂，同进敝衙，少叙片时，以尽手足之情。”干城道：“多感厚情，容图衔结之报。”内边龟子鸨妈听见，连连跌脚道：“不好了，这样说起来，就要娶去，人财两空了！”

那楼上的娟娘，张见干城如此威阔，太爷如此说话，真个是喜从天降。一天的涕泪，不知收到何处去了。那鸨妈急得没法，一双涕泪直滚，走上楼来，挽了娟娘之手，哀哀哭泣道：“我的女儿呵！我的女儿呵！我当初讨你之时，指望你养老送终，教你的许多伎艺，也不知费了多少心机，用了多少钱钞！难道是这样丢我去了？”倒在娟娟身上，哭个不止。娟娟道：“去是要去的了。我明日对江郎说，聘金自然有的。”

那太爷用完了茶，立起身来，请长嫂相见。干城上楼，叫娟娟收拾随行妆物，太爷请见，就要上轿了。娟娟一面收拾，鸨妈一面扯了干城，哭得哀哀。干城道：“我今早还你五百，只是你硬过火了。我明日送一个薄礼来。”即同娟娘下楼。

太爷让娟娘左首，作揖道：“奉迎长嫂，同长兄到敝衙待饭。”娟娟道：“贱婢蒙太爷提出污泥，理当叩拜，何敢讨扰。”太爷道：“长嫂不必太谦

。”二十名兵丁一齐跪下道：“家丁叩首夫人。”起来出外去，摆了远远的道。太爷先逊娟娘上了围轿，次逊干城上了围轿，然后自己上了轩轿。三处轿前，俱是深檐黄伞罩着，一路鸣锣吆喝，好不威风。苦杀那鸨妈龟子，叫地叫天，哭了三日还不止。

瑶琴寂静画楼空，莺自啼兮燕自翀。
栏干妙人何处去？止留明月照庭中。

李太爷迎二人入内衙，随即挈签两枝。一面取酒席二桌，一面取戏子二口，并到衙应用。不一时俱已齐备。内边垂下珠帘，李奶奶陪娟娘共饮，外边太爷陪干城共饮，太爷让干城检戏，就点了《绣襦记》，是郑元和故事，是暗比自己。戏完，送他二人回北门外寓中安歇。

次日，干城也寻一座幽雅名园，备了戏酒，请太爷来回席。太爷检的戏，是《千金记》，是韩信拜将封侯故事，明明是承奉江兄。尽饮别散。正是：

画堂箫鼓绕春风，凤友鸾交乐意融。
一枕阳台方梦罢，笙歌又促饮琼酉农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冯人便在瓜州，风月了两年，一旦染病沉重，医祷无灵，临终之时，吩咐妻子道：“我有一朋友，号唤江干城，我曾负他三百银子。此人现在木场捐木。昔年豪富，如今为我而贫。我死无子，必须再嫁，你可招嫁此人，以还阴债。不然，我阴间必然受谴，来世还要倍偿。苦了我了！”说完，叫拿纸笔来，写道：

冯人便遗嘱：昔曾借用友人江干城本银三百两。我死之后，吩咐妻子，坐产招嫁此江干城为妾，了我心愿。邻佑地方。毋得生事阻挠。

冯人便勉强支撑写完，眼睛一白，呜呼哀哉了。开灵挂孝，忙了一番，出殡到祖莹安葬，好不凄凉寂寞。

纷纷营逐笑痴虫，失着还存得着中。
试向高堂一回首，主人何处草丛丛。

可怜冯人便半生碌碌，只得一双空手去见阎君。

过了百日，冯氏叫管家到木场上问问江干城的消息。俱说道：“昔年在此掬木，如今久不见了。”管家回报。冯氏想道：“夫妻之情，且守过一年两载，又作道理。”

一日晚间，门前拥着许多兵马，有一乘官女轿，抬进中堂歇下。随后，有一官长也带兵马进内。里边管家忙忙出来回报，道：“我家冯大爷已死多时，久不招接官客。乞老爷、奶奶们往别处安歇。”官长道：“原来你家主人已去世了，这也可伤！我与你家主冯人便昔年好友。今日来此，一则借寓，二则欲聚话久阔之情，不料已成故人。也罢，我同夫人来此，喜你家屋宇宽超清洁，权借一宵。我们自家打火，明日自有酬谢。”夫人下轿。冯氏在门内张看，吃一惊道：“这分明是我妹子禄姑。”又见容颜美丽，恣态风流，不比往常，恐是面貌相同，又不好相认。想道：“既然到此，少不得要出去接见的。”竟一头走出来与夫人见礼。

夫人抬头一看，急忙叫一声道：“你是我福姑姊姊，原来在此！”冯氏道：“呀！果然是我禄姑妹妹哩！”那官长忙忙走过来作揖道：“今日夫人姊妹团圆，可喜可喜！”姊妹二人笑堆满面，挽了手，竟到内里坐话。

福姑叫管家们备茶果、整酒肴，忙了一时。然后与妹子坐了，把自家被倭兵掳去，充为徐海帐内宫娥，今卖到冯家的根由，说了一遍。禄姑也把自家卖落烟花，与妹夫做官回来赎身之事，也说了一通。因说起父母俱存，仍住在旧处，母亲为着我们，眼睛都哭瞎了。福姑悲伤了一回，因又说起丈夫临终，吩咐坐产招嫁之事。取出遗嘱来看，原来就是妹夫。干城方知昔年三百两乃冯人便窃取，冤枉了江升。想到：“冯朋友盗人之银，以娶妻置产。如今仍复教妻坐产以嫁人，枉费心机，徒伤天理！”叹息了一番。

当晚姊妹同卧，即商量招嫁之事。妹子道：“妹夫军情重务，上任不宜延迟，何不就是明日成了亲罢？”阿姊默默无言，自然心肯的了。

次日，倒是江干城，因朋友之妻，再三不肯。又是禄姑拿住，定要如此，只得成了亲。骨肉团圆，又兼姊妹同夫，欢情十分美满。可叹冯人便：

窃得江家白白金，画楼欢拥美妻衾。
今朝仍是江家物，何不当初莫用心？

次晚，三人挑灯闲话，福姑说起岛中徐海有万夫之勇，号令森严，部伍整肃。他说官兵是一班饥羊馁鼠，只好撮空。最爱王夫人，言无不听。夫人才貌双绝，最善胡琴，名唤王翠翘，是北人。性最孝，父亲为响马强盗杀害，卖身救父，因而陷入烟花。初次在临淄，受了许多磨难，再次在无锡，受了万千摧折，九死一生。后来到台州，相遇徐海。他就晓徐海是个英雄。二人相得，便赎了身，住居海边。徐海入海三年，得了时势，将銮驾迎娶夫人。后来倭兵深入江南，直至青、徐等处，皆为夫人报仇。夫人每劝徐海忠义。督抚两次差官招安，徐海要把差官烹斩，听了王夫人之言，反加厚礼。王夫人思亲念切，只教徐海纳降归正，到第三次招安，徐海竟听夫人之言，允了差官，营中宽袍大袖，解甲休戈，兵无战斗之心，中了机谋，被官军追灭了。王夫人有功不赏，督抚反加轻薄，配与军酋，因跳入钱江而死。

江干城听完，说道：“我今蒙圣恩，钦差重地，只因兵部道我材堪任重，保奏朝廷。朝廷道此地倭夷甫退，恐防再入，须以将才镇之，故授此职。但恐徐海尚有余党潜藏，不胜兢业耳！”禄姑道：“一人有庆，兆人赖之。郎君勿虑。”

次后，江干城着人去寻了冯家支派，立为人便之后，房子交付与他。带了男男妇妇，渡过了镇江，一路旌旄节钺，扬威耀武，到了浙江北关。预先着人到俞家报喜。俞月湖夫妻欢喜不杀。江干城在舡，先抬二位夫人去会父母。相见时，两姊妹连唤“我的娘亲”，两老人连叫“我的心肝肉儿”，各各说前情，讲旧话，缠个不了。

干城借了宽敞厅房住下，迎过俞月湖夫妻。大开筵宴，款待丈人、丈母。要带两老往任，俞月湖因年老不肯。干城送一百银子，又留一房家人伏侍。择日起马，渡过钱江，到了西兴驿下船。

宁波镇府各役，早已接到船头上，打两片“钦差”金字碑，摆着两座羽箭、令箭，植着八面虎旗豹旗，炮声三响，张号三通，粗吹三次，细吹三次，然后开船。干城路中与媚娟说道：“我昔年怪兵部公子阻我情兴，此时竟魂飞魄荡矣！不料今日亏了兵部公子，官高姻就。我昔年恨江升误事，痛加毒打，依

今看来，若非江升随公子而去，此官何来？何能与夫人享天长地久之乐？我昔年恨盗银之人害我流落捐木场中，不胜切齿，依今看来，亏了冯（后原缺约百字）。

评：（前缺）冯人便之死离，幻境也，一真境也。江干城之荣合，真境也，实幻境也。世间一切有为，何真非幻，何幻非真。识得幻即真，不宜为非；识得真即幻，止宜为善。总之，徐海、人便一流，挑灯闲话，煞有会心。一本风流，此回收拾得妙。冯人便一生作为如是，结果如是，足见化工肖物，无不因材而施。世间奸人火焰，到头来未有不烟消灭□□□行者当猛省回心。